

绝对宝贝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只要是一进古玩店的，没有谁不被那只碗吸引过去的，没有谁不开口问这碗卖多少钱的。每当这时，梁文成就会微笑着说：“无价之宝！”



社会写真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48

绝对宝贝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八
社会写真系列

48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宝贝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7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社会写真系列; 八)

ISBN 978-7-5535-0585-5

I. ①绝…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504号

责任编辑: 朱虹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凯

书 名: 绝对宝贝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85-5/I·167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99)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376981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时代·生存篇

父亲啊父亲	02
生命的尊严	07
谁会说真话	13
毕业证的妙用	19
东北来的客人	23
第四街区计划	28
人人都爱正能量	31
“二号选手”不打折	36
“坦克帽”，你在哪里	42
伸向民工的黑手	47

诱惑·万象篇

告状奇遇	68
鉴宝专家	76
真假运气	82
铲地皮	87
没有找错门	93
做人的尊严	98
一条走失的狗	101
地球人都知道	106
二手车那些事	110
绝对宝贝	115

目录

Contents

真情·灵魂篇

考验	133
老师不走	138
寂寞英雄	144
千里追债	151
第三个答案	155
另一种报答	161
谁也别忘记	167
我们一样爱他们	173
永远的白房子	176

人生·启示篇

一路好运	193
钱小乾坤大	199
三个火枪手	204
得饶人处且饶人	209
行善是门技术活	215
拉面馆里的秘密	219
与老师的零分约定	225
出狱之后	229

昨天再好，
也走不回去；
明天再难，
也要抬脚前行。

时代·生存篇

shidai shengcunpian



父亲啊父亲



大李在中医院当化验员。这天，他下班回家，走到家属院门，远远看到院里围了一大群人。大李走过去朝里一看，头“嗡”地炸了，只见人群中间有两个人在吵架。哪两个？一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医院的包院长，另一个是自己乡下的老父亲。大李刚搬来家属院，父亲还没来过，他怎么会在这里和包院长吵架呢？大李慌忙退到旁边，拉了院里的小周一问，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李的父亲李老汉拉着一辆三轮车进城来卖西瓜，恰巧来到了家属院门口。包院长过去问价钱，李老汉递过一片切好的西瓜，笑呵呵地说：“您先尝，这瓜特别好，不甜不要钱！”包院长拿着西瓜放嘴里

一品，突然“呸”地吐出几颗瓜子，连连摇头说：“这瓜不甜，一点儿不甜，便宜点卖吧！”

李老汉一愣：“这么好的瓜你还说不甜？我的瓜就是这个价钱，你不买就算了。”包院长平时威风惯了，现在被一个卖西瓜的老汉顶回来，弄了个大红脸，他见又有几个人过来买瓜，就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这算啥瓜，一点不甜。”别人一听，转身走了。这下，李老汉火了，眼珠子一瞪，喝道：“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不买也就算了，干吗叫别人也不买我的瓜，这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吗？”

平时，包院长在院里说一不二，平日里没人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现在见一个乡下卖瓜的竟敢冲自己大嚷大叫，岂肯罢休，于是，摆出了蛮横架势说：“买不买是别人的事，说不是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好！”李老汉牛脾气也上来了，“你说我的西瓜不甜，咱让别人尝，如果大伙儿都说我的西瓜不甜，我就砸了这车西瓜！”

包院长冷笑两声，不屑地说：“我敢保证，这个大院里没人会说你的西瓜甜，如果有一个说你的西瓜甜，你这车的西瓜我都买了——每个西瓜一百块！”

两个人较上了劲，就像犟牛上了磨，再也没有回头路。这时，周围已经围起了一圈人，李老汉不再多说，挑了两只大西瓜，举刀“嚓嚓嚓”，切成一片片的，让大家品尝。

大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暗暗叫苦，他出身农村，小时候性格内向，常常受同龄人的欺负，每次有人欺负大李，都是父亲出面，非得弄清是非曲直不可，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英雄，是硬汉！记得有一次，村长家的羊啃了大李家的庄稼，村长想抵赖，父亲不依不饶，硬是牵了村长家的羊，官司打到了乡政府。因为父亲这种耿直不屈的性格，他年

轻时就被人送了个绰号：李不输！

今天阴差阳错，父亲“李不输”跟院长较上了劲儿，到底谁赢谁输呢？

李老汉给每人送了一片西瓜，期待着别人说出一个字：甜。谁知，尝了李老汉西瓜的人，有的眼神中隐藏着内疚，有的对李老汉充满了同情，但最后都摇摇头说：“不甜……”包院长得意地笑了，李老汉的脸色渐渐变白变青了。李老汉哪里知道，这里是中医院的家属院，这些人都是面前这个小胖子的下属，黑胖子发了话，谁敢不顺着他的话说？

李老汉种了三十多年的西瓜，是有名的种瓜能手，年年的西瓜又大又甜，怎么这些人都说自己的西瓜不甜？他不信邪似的自己尝了一口西瓜，没错，西瓜没变味，既甜又脆！

可是，眼看一圈的围观者都尝完了西瓜，没有一个人说李老汉的西瓜甜。李老汉的冷汗流出来了，他不甘心地往四处张望，忽然，透过人群的缝隙，看到外边还站着一个人，顿时生出一丝希望，叫道：“外边还有一个人没尝我的西瓜，叫他来尝！”

包院长扭头一看，是大李，自然更不放在心上，挥挥手说：“好，让你输个心服口服！”李老汉挤出人群，一看，外边这人竟是自己的儿子大李。李老汉稍稍一愣，递过去一片西瓜，说：“你凭良心说句话，这瓜甜还是不甜？”

大李呆呆地接过西瓜，慢慢地放进嘴里，咬了一口，此时，他的神经已经麻木了，吃不出一点味道，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该怎么说？说甜，还是说不甜？

一边是父亲充满期待的眼神，一边是包院长一脸的阴笑，大李不知该怎么开口。他想，中医院是包院长个人承包的，聘谁不聘谁都在他一句话，如果自己当着这么多人损了包院长的脸面，自己好不容易找到

的这份工作，还能保得住吗？

“我觉得西瓜……”大李终于从嘴里挤出细得像蚊子叫的声音，“不甜。”说完，大李几乎晕倒，再没有勇气看父亲一眼。

李老汉真的呆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当他听到旁边黑胖子得意的笑声时，李老汉明白自己没有听错。顿时，他像头发怒的公牛，咆哮一声，冲上前一把掀翻了三轮车，然后用脚“扑扑扑”拼命踹着四处滚落的西瓜。红艳艳的西瓜汁又浓又稠，在李老汉的脚下淌了一地。围观的人群都惊呆了。大李看到父亲暴怒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上前一把抱住了父亲，哭喊道：“爸，别这样，您别这样！”包院长也没想到卖瓜老汉是大李的父亲，他尴尬地溜走了，其他人也都低着头走了。

当李老汉听大李说，刚才那个黑胖子就是大李的上司时，李老汉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大李眼眶里盈满了泪水，说：“爸，你怨我的话就狠狠打我吧！我也没法子，我不想丢了这份工作，胳膊扭不过大腿啊！”过了好一阵子，李老汉“咕咚”咽了口唾沫，什么也没说，扶起倒在地上的三轮车，蹒跚着走了。

大李回到自己的一室一厅小屋，倒在床上号啕大哭。大李好内疚，父亲一生倔强，从未向任何人认过输，如今自己却昧着良心让父亲丢了脸。大李问自己：我还算个男人吗？这一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终于打定了主意。

第二天，大李揣着一封辞职信，敲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大李知道，如果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话，自己将一生不安。虽然工作来之不易，但丢掉了还能重找！大李今天来，就是要给包院长一点颜色，跟他大闹一场，为父亲出气。大李毕竟是“李不输”的儿子，骨子里有父亲不屈

不挠的骨气!

包院长看到大李进来,略显尴尬地笑着说:“大李哇,你看昨天这事闹得……真是误会了……”大李一咬牙,捏紧两只拳头,正要按计划发作,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包院长见大李脸色不对,便指了指办公室里面的一个门,说:“你先到里间坐,我接待完客人咱们再聊。”

大李进了里间,听见包院长打开门,接着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包院长,对、对不起,昨天我错了,是我的瓜不甜,我的瓜是真的不甜!”

那是父亲!大李一下冲到门口,扒着门缝往外瞧,只见父亲站在外面,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脸上堆着笑,只是那笑里满是苦涩。

包院长也愣了,不过他毕竟有经验,打了个哈哈道:“哪里哪里,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

李老汉陪着笑脸,继续说:“对不起,包院长,真是我错了,我的瓜确实不甜……以后,以后请您多关照我儿子,谢谢……”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大李听出父亲的声音有点发颤。说着,李老汉把东西朝沙发上一放:“您忙,您忙,不打扰了!”边说边走了出去。

等父亲走了,大李从里间走了出来,径直朝门外走去。大李没看包院长,他知道包院长的脸上现在一定挂着胜利者的笑容。由于走得急,大李带倒了父亲放在沙发上的食品袋,从里面掉出来两条香烟、两瓶酒。

大李走出来,把辞职信扔进了垃圾箱,他的泪水再一次忍不住流了出来。他追到医院门口,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远远还能望见父亲的背影。大李看到,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的背驼得更厉害了……

(芦宏伟)

(题图:魏忠善)

生命的尊严



王财是玉龙山最出色的猎手。四天前，张局长开着小车来到他家，把一沓钞票扔到桌子上，说：“老规矩，还要头羊的羊鞭。”

这是张局长第三次来找王财。前年的夏末秋初，张局长经过打听找到王财，让他上山打一只头羊，说是要用羊鞭入药，王财听了，头摇得像拨浪鼓：“玉龙山这几年山羊多了不假，可现在禁猎，谁敢打呀！我的手也生了，你找别人去吧。”张局长见王财并没把话说死，就满脸堆笑地说：“打一只头羊，我给你三千元，怎么样？”

玉龙山土地贫瘠，三千元几乎是王财一家全年的收入，他心动了，可还是装作为难的样子一个劲摇头。张局长说：“要不这样，我出五千，真要出了事，我兜着！”活到四十多岁，王财从没想过哪年能挣上五千元，

他紧张得手心冒汗，最终抵不过金钱的诱惑，张嘴应承下来。

去年这时候，张局长又带着钱来了，这次王财连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四天前，当张局长再次找到王财时，他禁不住好奇，问张局长，为什么每年都要头羊的羊鞭，张局长快退休了，应该不是自己要，但也没听说送礼送这个的。

张局长迟疑了一下，最后叹了一口气说：“老弟，你帮了我两次，我也不瞒你，前年我再婚娶了个年轻老婆，我都这岁数了，那方面肯定不太行了，有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个方子，说是加上头羊的羊鞭，制成丸药，药效奇佳。第一次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效果真的不错……”

原来是这样！王财会意地笑了，对于张局长这样有身份的人来说，那方面关乎男人的尊严，尊严没了，钱再多又有何用？而对他王财来说，养活家人、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关乎他的尊严，但过好日子是需要钱的。

想到这里，王财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作为一个出色的猎手，他知道，动物也是有尊严的，他接连打了两只头羊，若接着再打，会不会遭到羊群的报复？不过这念头随着他的眼光瞟向桌子上那沓钱，就一闪而过了。玉龙山被一条山沟分成了南山和北山，满山遍野长着半人来高的荆棘丛，山羊穿行其中，不注意发现不了。前两次，王财是在山上设埋伏打的头羊，四天前张局长来时，他又上山重新布置了一下，可等了一天，连山羊的影子也没发现。王财想，今年天旱，山羊饮水只有到山脚下的水潭，自己何不就在水潭附近埋伏，来个守株待兔？于是从第二天起，王财埋伏在距水潭不足百米的土坑里。

等了三天，头羊终于出现了！王财趴在北山脚下的土坑里，清楚地看到那只头羊高大健壮，头顶着高高的犄角，身披一袭黑得发亮的缎子毛，四只蹄子上的毛却是白色的，站在南山坡上，神情庄严。前年和去

年的头羊与这只几乎一模一样，难道它们是同一家族的？

禁猎前王财打过多年猎，对山羊很熟悉，羊群的头羊他打眼就能认出。一般来说，羊群下山饮水，打头阵的是哨羊，哨羊站在高处，不用眼睛，只用耳朵，向四周仔细倾听，若发现异常，就会发出“咦——咦——”的叫声，向羊群发出警报，这时，头羊便带领它的家族飞速隐进丛林。南山坡上的那只山羊，王财可以肯定它就是头羊，可头羊怎么会打头阵呢？羊群有羊群的活动规律，这只头羊一反常态的出现，扰乱了王财的行动部署：他原本想等羊群下来饮水时，直接将头羊射杀，可现在头羊却站在南山坡上不动，这个距离超出了猎枪的射击范围，想射击它，只有更接近它才行。王财已经守了三天，张局长也催了他两次，他不想再等了，于是他爬出土坑，伏下身子向南山上爬去。可他刚爬了几步，却见头羊纵身向旁边一跳，上了山坡，眨眼间就在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为了跟上头羊，王财只好加快速度，继续往坡上攀爬。爬到山脊后，王财蹲在荆棘丛中，侧耳听听，山坡上静悄悄的，没有羊群奔走时杂乱的声音；他又抽动一下鼻子，山风中也没有羊群的气味！

这是怎么回事？王财心中一紧，不由自主站起了身，放眼四望，南山上压根就没有羊群！王财出了一身冷汗，猛一转身，却发现头羊出现在自己身后四百米开外的地方，正傲然地看着自己！

王财的头“嗡”的一声就炸了，就听到山下骤然响起羊群奔跑的声音，只见一头长相与头羊相似、体形小一号的山羊，正带领着羊群，快速下到沟底，奔向山脚的水潭！

看到这一幕，王财禁不住打了个寒噤，看来他面对的是一头忠诚、警觉、聪明非凡的头羊，它显然早就发现了王财，为了羊群的安全，它只身调开了猎人！而此时它面对死亡，依然临危不乱，镇定自若，轻蔑

地看着王财!

王财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禁猎之前, 王财是玉龙山最出色的猎人, 他的辉煌战绩是一枪把一只正在奔跑的山羊打了个“对眼穿”。所谓对眼穿, 就是子弹从猎物的一只眼睛穿入, 从另一只眼睛穿出, 一枪致猎物死命而不伤分毫皮毛。他这一手在玉龙山无人能出其右, 被人尊称为“枪王”, 要不张局长也不会来找他了。被一只头羊骗了, 这对“枪王”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撇开报酬不谈, 为了维护他“枪王”的尊严, 他今天也必须射杀这只头羊!

王财估计头羊接下来就会只身下山, 与羊群会合。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头羊下山的路线, 并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争取一枪击毙头羊。果然, 王财刚埋伏好, 头羊就走进了他的射击范围! 王财果断地站起身, 举起猎枪就射, 他了解山羊的习性, 已经算准了头羊会向哪个方向跳跃, 但这回王财又失算了, 头羊竟然向相反的方向跳开, 王财放了次空枪! 头羊跳出王财的射击范围后, 停下来看着王财, 那倨傲的神态, 分明是在向他示威!

王财铁青着脸蹲下, 咬着牙思考对策, 他知道头羊试探过后必有动作, 何不以逸待劳, 看头羊还有何花招?

果然, 片刻过后, 头羊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王财再次腾地站起, 开了一枪。这次王财判断得很准确, 一枪打中了头羊的右后腿, 头羊发出一声悲鸣, 摔倒在荆棘丛中。

带着胜利的微笑, 王财慢慢靠近受伤的头羊, 这时, 让他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头羊蹒跚着站了起来, 并艰难地调转过头, 面向他站着, 神情里满是不屑。

王财以为头羊想逃跑, 又警觉地端起了枪。头羊果然跑了起来, 让

王财目瞪口呆的是，头羊不是逃跑，而是冲他来了。电光石火间，王财顾不了那么多，他又开了一枪，这回子弹打中了头羊的左后腿，头羊发出一声哀叫，又倒在了荆棘丛中。

这下，头羊跑不了了，但它还是拖着两条伤腿，慢慢向王财爬来，爬到距离王财 20 米远的地方，它忽然停了下来，奋力用两只前蹄支起身体，居高临下看着他，在王财眼里，那神情简直是一种嘲讽，仿佛在说：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以前猎物遇到王财时都是慌不择路，而这只头羊却从一开始就跟他较量。头羊的一再挑战，让王财内心的愤怒一下燃烧起来，他恼怒地加快脚步，想尽快接近头羊，把它的眼睛挖下来，他受不了一个猎物用这种轻蔑的目光看着自己。

王财死死盯着头羊的眼睛，逐渐靠近它，在距离头羊仅有两三米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脚步，脸上一下露出惊骇的神情，随即快速提起右脚，但还是慢了一步，随着脚下腾起一片黄土，王财发出“啊”的一声惨叫！

王财踩上了捕捉猎物的铁夹，这铁夹是三天前他安放在刚才那条小路上的，为确保猎杀成功，他在山下伏击时没有收，但他记得自己明明把铁夹放在这片黄土以东几丈远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疼痛让王财顾不上多想，他特制的铁夹两边都带有锯齿，合起来能相互咬合，此时铁夹紧紧夹在他的右脚上，被夹的地方已经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王财疼得脸上直冒冷汗，提起右脚，用左脚跳着走，可坡上站不稳，他一个踉跄，一屁股坐在了山坡上，双手一按黄土，刚想站起来，却又发出一声更大的惨叫，他的双手又夹上了两个铁夹！铁夹强大的弹力作用在手掌上，铁齿轻松地穿透了整个手掌，有几个铁齿扎上了血管，